

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地域城市形象构建中的表达研究

边坤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 014010)

摘要: **目的**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地区独有的特色文化,记录着内蒙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信仰。研究草原文化的内涵与要素,分析将其运用在城市形象上的途径及方法,为特色城市形象的构建提供建设依据。**方法** 通过对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建筑文化、生态文化、审美文化等方面的分析,探寻草原文化所蕴涵的要素和精神内涵,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建筑文化下的物象符号、蒙古族图案等方面阐述草原文化符号的类型和塑造城市形象的方法。**结论** 草原文化既是地域特色城市视觉形象的重要传达媒介,也是城市内在精神形象的魂之所在,研究草原文化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有助于继承和发扬草原传统文化,对于促进内蒙古地区城市形象的建设与城市文脉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蒙古族;草原文化;城市形象;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18-0339-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8.045

Expression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ity Image

BIAN Ku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Grassland culture i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Inner Mongolia. It records the uniqu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belief of Inner Mongolia.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nnotation and elements of grassland culture, analyze ways and methods of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ity image, and then provid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city image. Through analysis of grassland religious culture, life style, architectural cultur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concept, the paper explored the elemen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 grassland culture. On this basis, from the natural worship, hero worship as well as the image symbols, Mongolian patterns, etc. under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e types of grassland culture and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city image were stated. Grassland cultu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dium to convey the visual image of the city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soul of the inner spiritual image of the city.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assland culture in the urban image is helpful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grassland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m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text in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Mongolian; grassland culture; city image; city culture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类的聚居逐渐形成了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即文化的产物,是在特定地域自然环境下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文化习俗、集体审美等共有观念^[1]。城市文化特征决定了城市形象的类型。草原文化发源于内蒙古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铸就了其独特

的文化特征,是内蒙古地区城市形象构建的关键。其中重要的文化内涵在于对崇尚自然的文化生态理念,崇尚自由的性格特征以及恪守信义的人际关系理念,这些文化特征对特色城市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诸多城市形象建设都还存在着地域文化特色不足,千城一面的问题,内蒙地区城市建设同样存在

收稿日期: 2020-08-24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基地专项课题(2018ZJD0004)

作者简介: 边坤(1982—),女,内蒙古人,硕士,内蒙古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交互与社会创新设计。

着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的问题,本文从蒙古
族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的研究入手,挖掘蒙古族文化
的表达方法,为地域特色的城市形象建设提供参考。

1 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的关系

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建构在
“形象”与“文化”双重概念之上的复杂整体。一座
城市的文化记载着城市的过去、叙述着城市的现在也
预言着城市的未来,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特色所在,
记录着其特有的历史、特别的形象及独特的精神;还
包含着一座城市其居住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
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2]。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曾
阐述过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城市文化是
城市形象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研究一个城市的形象建设,必先从其城市文化的内涵
挖掘做起。

2 草原文化内涵挖掘

蒙古族人民是北方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文
化。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及发展历史造就了蒙古族鲜明
的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系统,这
些文化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的思想之中,体现在他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1 蒙古族宗教文化与自然崇拜

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信奉过多种宗教,其中影响最
久的是萨满教,藏传和佛教其次。萨满教是蒙古族的
传统宗教,产生于原始时代,萨满教在蒙古族对蒙古
族意识形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萨满教以崇拜自然
为主要内容,认为“万物有灵”,日月、星辰、暴风、
山石、林木甚至凶禽猛兽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3],并
把对大自然的崇拜转化为多种形式。一是宗教祭祀活
动,如祭天、祭火、祭神、祭祖等。二是图腾崇拜,
图腾词义为“他的亲族”,作为古代先民的守护者,
受到氏族的崇拜、尊敬,蒙古族崇拜的图腾动物种类
很多,包括马、苍狼、白鹿、天鹅、龙等,蒙古族图
腾类型见表 1。三是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化为艺术的表
达形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图案体系。图案主要
可以分为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几何图案、宗教图案,
动物型图案包括狮子老虎、牛羊马鹿、蝴蝶飞鸟等现
实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也有龙凤等出自神话传
说中的虚拟动物,植物型图案主要以卷草叶子、树木
花卉为原型的图案纹样,几何图案多为抽象图案,主
要有鼻纹、回纹、云纹、方胜纹、交叉纹等。蒙古族
图案花纹中都很注重连续,忌讳中断,这是蒙古族人
民渴求平衡、协调、秩序,以及长久、完整和圆满的
象征性表述。四是蒙古族人民自然生态观的形成。

表 1 蒙古族图腾类型
Tab.1 Totem types of Mongolian

类别	种类
动物	马、苍狼、白鹿、天鹅、龙、芒牛、熊、鹰
植物	树木、卷草叶、杏花、莲花

藏传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文化,为蒙
古族文学、教育以及艺术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藏传佛教信奉因果报应、慈悲为怀、万物一体,忌讳
杀生等,为蒙古族自然生态意识进一步提供了道德的
标准。

2.2 蒙古族生活方式与建筑文化

蒙古族人民生活在地表开阔坦荡,水草丰美的高
原地区,高原、丘陵、山脉组成了起伏平坦的地势。
由于降雨量小,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植被
资源有限,自然灾害频发,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蒙
古族人民为了适应自然而逐渐形成了游牧的生产生
活方式,游动性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逐
水草而居”化解了自然资源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
也塑造了蒙古族人民崇尚自由的性格特征^[4]。

绿色的草原上蓝天、白云、星星点点的白色蒙古
包构成了一幅游牧社会和谐美妙的画卷。蒙古包是蒙
古族人民游牧的居舍,其结构简单、方便拆卸、轻便
易携,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岁月中适应自然,不断改
进完善,适应游牧生活的理想居所。蒙古包由套脑、
乌尼、哈那、苫毡、绳带几部分组成,整体呈穹窿型,
蒙古包的设计随时为出发进行准备。蒙古族人民信仰
长生天,蒙古包穹窿型的天空代表着长生天,保佑蒙
古族人民安居乐业,而插在套脑上的乌尼则代表太阳
的光芒,展现了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同时蒙古包也
是蒙古族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自然相
处发挥到了极致。

2.3 草原生态文化观

草原生态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蒙古族人民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哲学思想决
定了他们看待自然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人民具有天然
的生态意识,他们遵从四季轮牧的游牧生活,使草原
得以休养生息,不至于退化;他们从不对动物赶尽杀
绝,保持生态链的完整;他们视河流为圣洁之源,从
不在河流中洗澡、洗衣,成吉思汗的法令中明确禁止
了河流中浣洗。《江格尔》这部英雄史诗中说“上面
是天父、下面是地母”^[5],萨满教祭火词中也有类似
的诗句:“以石头为母,以青铁为父,青烟冲入云端,
热力可达九天”^[6]。这些诗句反映了古代蒙古族人民
自然生态观: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天地为父母,世
界万物皆平等。蒙古族人民经由游牧的生活形态形
式,践行了这一理念,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蒙古族生态观深深渗入了蒙古族文化中,与生态

伦理、生态法理、生态习俗融为一体，成为蒙古人的生活法则。

2.4 蒙古族审美意识

蒙古族人民生活在如画的草原之上，他们热爱大自然，同时对美有着灼热的追求和独特的理解，色彩方面，蒙古族人民偏爱白色、蓝色、红色和黄色，这些颜色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如白色源于对乳汁的感恩，蓝色代表着天空，红色代表着火焰，黄色则代表着远古的大地。在服饰方面，蒙古族人民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其服饰宽大，袍、靴作为服饰的主体，并饰以大量的装饰图案。装饰图案方面，蒙古族人民创造了形式多样的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广泛地应用于服饰、日常用品、家具、祭祀等各类生活场景中。

2.5 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中提出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些理念蕴含了草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智慧，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精神的内涵表述，是草原精神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7]。

3 草原文化符号在城市形象中的表达与应用

草原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在城市形象构建过程中，将草原文化的抽象概念转化为物象符号的表达，通过物象符号的视觉化传达城市的地域性特征，塑造城市的性格。

3.1 草原文化符号的提取

“符号”是一种象征物，地域文化符号指能体现地域文化特点的事物、形象、观念等要素^[8]。草原文化符号是能够体现草原文化的形象、观念等的要素，这些要素汲取于蒙古族人民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建筑文化、生态文化、审美观等诸多因素。草原文化符号通过视觉化的处理与表现成为具有强烈蒙古族地域文化内涵的视觉符号，决定着我区城市形象整体的风格与特色，是城市文化特征塑造的关键。

3.1.1 自然崇拜下的物象符号

蒙古族人民崇拜自然，动植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因此多种动物成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图腾而出现。这些图腾形象在蒙古族人民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内蒙古地区城市形象建设中也经常能够看到这些动物图腾形象。这些动物图腾包括马、苍狼、白鹿、龙、鹰等动物。

3.1.2 英雄崇拜下的物象符号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

蒙古族人民崇拜英雄，成吉思汗、忽必烈、博尔忽、嘎达梅林等都是蒙古族人民心中崇拜的英雄，这

些英雄的形象被大量应用于城市雕塑、浮雕、绘画艺术品中。其中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人民心中的神，因此，其形象的运用是最常见的。

3.1.3 蒙古族建筑的物象符号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

蒙古包作为蒙古族人民长期适应自然、适应游牧生活的理想居所，是蒙古族人民独有的建筑形式，也是蒙古族人民独有的草原文化特色的重要文化符号，其独特的造型、绿色环保结构形式与美好的造型寓意，都是其在城市建筑形象中广泛应用的原因。

3.1.4 蒙古族吉祥图案的物象符号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

蒙古族图案因其美好的寓意、极强的装饰性以及灵活多变的适合纹样形式受到蒙古族人民的喜爱，被广泛应用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当中。这些图案极具民族文化特征，同样适用于建筑立面、浮雕、雕塑、公共家具等环境的装饰，不仅能够增加环境的美感，而且能够增添城市的文化氛围，体现城市的形象特色。

3.2 草原文化符号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

可以把城市形象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的塑造需要通过符号的选择、转化与组合重构，如何恰当地表达这些符号，而不是简单的堆砌，是城市形象塑造成败的关键。

3.2.1 草原文化符号的直接视觉化运用

将草原文化符号的形态直接作为设计符号运用于建筑、园林景观、雕塑、岩画等场景中，如内蒙古博物馆（旧馆）以“马”为元素的雕塑《白马》见图1；新巴尔虎右旗以“苍狼”为元素的雕塑《苍狼》等见图2；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广场的《成吉思汗史诗组雕》见图3；以及成吉思汗陵宫内的成吉思汗雕塑等。这些建筑及雕塑都直接运用了草原文化符号中动物图腾与英雄的形象，使文化内涵能够很好地被大众感知。

除此之外，蒙古族纹样符号在城市形象建设中的应用也是极其普遍的，城市建筑、城市家具、城市广



图1 内蒙博物馆（旧馆）雕塑《白马》
Fig.1 “White Horse” sculpture of Inner Mongolia Museum (old museum)



图2 “苍狼”形象主题雕塑
Fig.2 Theme sculpture of “Wolf”



图3 《成吉思汗史诗组雕》
Fig.3 “Epic Group Sculpture of Genghis Khan”



图4 蒙元文化街建筑与内蒙古城市家具
Fig.4 Mengyuan Culture Street architecture and Inner Mongolia urban furniture



图5 雕塑《飞龙在天》
Fig.5 Sculpture “Flying Dragon in the Sky”

场、商业设施中都能够看到这些纹样的身影，如在呼和浩特蒙元文化街的改造项目中对部分原有建筑外立面的墙面进行了大量蒙古族纹样的装饰，赋予这些原有的老旧建筑蒙元风格特色^[9]。此外，在内蒙古地区很多城市家具上都可以看到这些装饰纹样的身影，路灯、座椅、垃圾桶、路牌上都有着蒙古族图案的身影。蒙元文化街建筑与内蒙古城市家具见图4。这些纹样不仅能够增添环境的美感，而且能够增添城市的文化氛围，体现城市的形象特色。

3.2.2 草原文化符号的抽象视觉化运用

抽象转化的过程是概括的过程，抽象能够使原本复杂的视觉符号变得简单、凝练，这种符号的表达方

法在城市形象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赤峰新区玉龙广场以“龙”为元素的雕塑《飞龙在天》，见图5，雕塑以赤峰出土的红山玉龙为设计原型，以玉龙叠加形成的动感传达赤峰红山文化发祥地的古韵；鄂尔多斯市《翱翔》雕塑，以当地出土的“匈奴王冠”为基础进行抽象表达，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特征。

3.2.3 草原文化符号的重构视觉化运用

重构的方法是通过将草原文化符号解构与重组，打破原有的符号组成形式，并建立新的视觉形象，这些视觉形象既包含原文化符号中的理念内涵，又形成了新的文化隐喻，更能够实现传统草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转化。例如，鄂尔多斯大剧院采用蒙古族头饰造型和装饰元素，其建筑线条流畅又富于动感；包头市博物馆的立面造型寓意“内蒙古草原上的巨石”，勾勒出了其民族文化底蕴；内蒙古博物院和乌兰恰特大剧院建筑群以草原、河流、民居等众多民族性元素，形成天上草原的意境；还有蒙古包造型重构采用了“现代的形式，民族符号”，即建筑主体采用现代建筑造型，顶端加上“蒙古包”造型，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如内蒙赛马场、内蒙古大学教学主楼等。蒙古大营与内蒙古大学教学主楼见图6。

4 结语

草原文化内涵广博且意义深远，是内蒙古地区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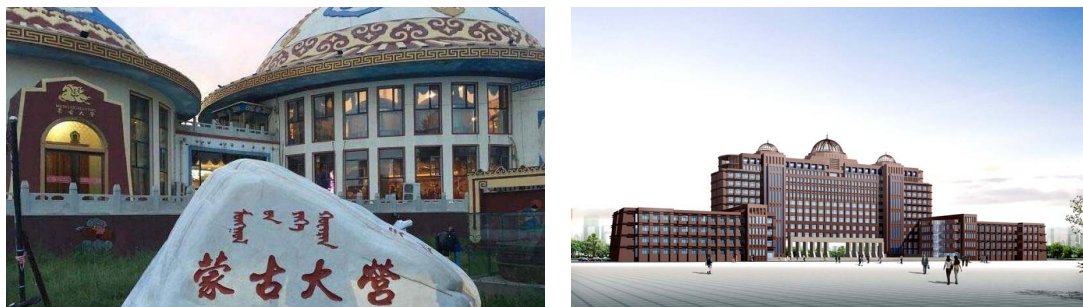


图6 蒙古大营与内蒙古大学教学主楼

Fig.6 Mongolian Camp and Teaching Building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贵的文化资产,也是体现内蒙古地区城市特色形象的核心内涵^[10]。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显,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建筑、雕塑、城市家具、民俗活动等都是城市形象的表达范畴,研究草原文化在城市形象中的应用,有助于继承和发扬草原传统文化,对于促进内蒙古地区城市形象的建设与城市文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江平. 城市品牌形象研究[M].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8.
JIANG Ping. Research on City Brand Image[M]. Changchun: Jilin Art Press, 2018.
- [2] 宋冬慧. 现代城市形象塑造及中国本土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8.
SONG Dong-hui. Modern City Image Building and China Localization Research[M]. Beijing: China Textile Press, 2018.
- [3] 孙学力, 苏林娜. 蒙古族[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SUN Xue-li, SU Lin-na. Mongolian[M].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ress, 2012.
- [4] 郝益东. 草原城韵[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HAO Yi-dong. Grassland City Rhyme[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10.
- [5] 贾木查. 史诗《江格尔》探渊[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JIA Mu-cha. Epic "Jianger" Exploring the Abyss[M].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6] 朋乌恩. 蒙古族文化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
PENG Wu-en. Mongolian Culture Research[M].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07.
- [7]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崇尚自然 践行开放 恪守信义——论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9, 30(4): 1-3.
Grassland Culture Research Group of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dvocating Nature, Practicing Openness and Abiding by Faith: On the Core Concept of Grassland Culture[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2009, 30(4): 1-3.
- [8] 张小开, 孙媛媛. 地域文化的符号化法则及其在公共设施中的应用研究[J]. 包装工程, 2018, 39(22): 171-175.
ZHANG Xiao-kai, SUN Yuan-yuan. Study on the Symbolic Rul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ublic Facilitie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2): 171-175.
- [9] 王爱霞, 任光淳. 蒙古族生态文化在城市园林中的表达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7): 64-67.
WANG Ai-xia, REN Guang-chun.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Mongolian Ecological Culture in Urban Landscape [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6, 37(7): 64-67.
- [10] 单霁翔. 城市文化特色重塑与文化城市建设(上)[J]. 北京规划建设, 2007(6): 100-107.
SHAN Ji-xiang.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ity (I)[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07(6): 100-107.